

# 越过夹金山,意外会亲人(二)

杨成武

我们虽然还在前进,但不知不觉行动越来越迟缓,就像要故意放慢前进的速度似的,歌声也渐渐地少了。筋疲力尽的政治工作人员只能用手势鼓动大家继续前进了。

“可能只走了二十里。”团长看看身后白蒙蒙的山峦,对我说。

“是啊,上下山共有七十多里,还差得远哩,后边的路程更艰苦,我们动员一下。”我说。

“对,鼓动一下。”团长赞同地说。

于是,我踏上一块高坡,大声地说:“同志们,老乡都说雪山是神仙山,鸟飞不过,人烟绝迹,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上来了,岂不成了神仙!”

战士们一听,都笑了。一个小战士跟着说:“政委,人们都说爬雪山难,我也难不过我们的两条腿!”

“对,我们终于用两条腿走上来了。可是,小鬼,也要当心它把你吃了!”我说。

“怎么吃?雪山又没有嘴。”他说。

“有嘴!”我说。

“有嘴?雪山有嘴?”大家哄笑起来。

我指着旁边厚厚的雪堆说:“它就是嘴,只不过嘴上抹的不是粉,而是雪,看不出那嘴的模样罢了。可同志们别小看它,这嘴大得很,深得很啊,有的还不知道有多深呢,越往上,雪越厚,堆得越高,嘴就越大,可千万要小心,真要掉进它嘴里就麻烦了!”

“这倒是。”众人议论纷纷。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麻痹!一定要踏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步走!”我说。

众人静静地听着。我继续说:“还有,往上走,估计冰雪也越来越硬,要当心滑倒,防止掉下山去。路还长,上边更难走。上级号召我们,坚持下去,翻过雪山!”

这时,王友才同志站出来,举起

拳头,带头高呼:“坚持到底,翻过雪山,就是胜利!”

众人一齐高声呼应,巨大的声浪在雪峰上久久地回荡。

“前进!同志们,胜利在前!”

我下了高坡,赶到前头,顿时感到浑身热乎乎的。

我们团队在前进!我们的战士们个个挺着胸膛,迎着寒风,在白雪中艰难地奋力前进。

路越来越陡,小道几乎垂直而立。弯弯曲曲的山路,虽然经过前卫的一番修补,但是,骡、马行走还是十分困难。这时,偏偏寒风又大声吼叫起来。这风一刮,乌云蔽日,顷刻间阳光就不见了。那山峰上千年的积雪,瞬息化作腐朽疏松的土墙,一堆堆,一块块往下倾斜、倒塌。雪流翻卷,一泻千丈。它撞到坚硬的冰山上,又溅起无数冰团、雪屑,犹如银蛇狂舞,玉粉飞扬,凛冽的大风夹卷着它直打在我们的脸上、手上,就像刀割似的。我们只能用手捂住脸,忍着痛,冒着暴风雪跟踉跄跄地行进,进气都十分困难。虽然这时我们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了,也还是觉得冷。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同志头昏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我们互相搀扶着,几乎都是拼着全身力气,在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

刚到山顶,突然起一阵冰雹,核桃般大的雹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我们无处藏身,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

冰雹过后却是万里晴空,又感到阳光耀眼了。到后山顶,我们举目一望,只见千里冰雪,银峰林立,除了山峰上有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和少数民族用石头垒起的旗杆之外,到处是一片琼玉世界。俯视山下队伍,像一条灰色长龙,蜿蜒而上,把这个琼玉世界划成两半。此情真真是: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

这时,最顶端突然冒起烈焰,那烟在空气稀薄的碧空中袅袅上升,是那样的蓝,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在随风飘荡。

仔细一看,原来烧的是一人高的柴堆,那堆火就在一座孤零零的小庙前。可以肯定,这是前卫为了烤火点着的。当我走到火堆附近时,前卫已经开始下山了,我们正好烤了烤火。这时,我又看了看那座小庙,这才发现庙门上写着三个字:寒婆庙。墨迹虽模糊不清,但还看得出那是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的。庙里有一尊寒婆像,那装束与藏族妇女相仿,她身上零乱地挂着几条哈达,那哈达的颜色已经发灰了。这座小庙何时修建已无法考证,不过从庙前堆的柴棍看,怕有相当长的时间。

庙前一左一右堆着两大堆柴棍,除了点燃一堆之外,还有一堆也有一人多高,想来,这很可能是敬神的人上山时拄着的棍子,他们到达山顶,献给寒婆取暖用的。由于这里空气稀薄,终年积雪,这些柴棍并不朽烂,就越积越多。

随后,我们全团人马沿着山顶一条曲折的盘道,绕着夹金山的主峰,又与风雪搏斗了四五个小时,就安全翻过了山顶。这时,团长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一个掉队的。我听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下山时,已不像以前那样吃力,战士们的歌声此起彼伏,荡漾在重重的山谷里,好像是专门唱给夹金山听的。

再往前走,有两座山好像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也许是这山谷总有一面朝阳的缘故,我们刚一踏入这夹缝之中就感到气温骤增,像是从冬天忽然闯入了春天,看周围的景色,也像有了春意,两边石壁上,不但不见厚厚的雪,竟有青苔、小草和绿葱葱的青松,草不高,只一二寸长,还有几株不知名的淡黄色的野花在启瓣绽放,迎风摇曳,散发着幽微的香气。在这千里冰封的雪山

上,有这样的绿色世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下至半山,在路边的山坡上,有三五成群的长毛牛在悠然戏逐,这是我们在夹金山上第一次看见动物。它们发觉浩浩荡荡下山而下的队伍,吓得尾巴一翘,到处乱跑。

刚到山脚,一条深沟切断去路,我们只得沿着沟边绕道而下。

这时,山脚下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团长和我跑到前卫班,营长曾庆林报告说:他们刚到达山下,就发现前面有情况。因风太大,互相问话也听不清,至今谁也搞不清对方是干什么的,他已指挥2营展开战斗队形,让6连掩护,准备4连出击。

我们一边听营长的报告,一边拿起望远镜看了看,只见山下不远处是一个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影影绰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显然是部队,但是这到底是什么队伍?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清是敌是我。我们又叫大声向他们喊话,因距离太远,对方听不见,我们只得做好战斗准备向前继续前进。忽然,山风送来一阵很微弱的声音,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们是前卫团,再往前,就没有我们的队伍了,怎么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四方面军?

## 深耕广电视听 服务人民群众

——五位广电视听行业代表分享奋斗故事

新华社记者 白瀛

从荧屏到网络,从城市到乡村,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者以匠心打造精品,以创新拓宽传播、以科技优化体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日在京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外事记者见面会上,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 服务人民群众”分享了各自的奋斗故事。

“每次开始新剧创作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拍这部戏?我希望找到感动我自己的东西。”工作20余年、拍过20余部电视剧的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说。

读完《太平年》剧本,杨磊发现整个故事都是在追寻、探索怎么能不再乱下去的秩序,也深深为剧中深陷战乱的普通百姓而感伤,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的时代,从而找到了与当下观众的共鸣。

“创作者要踏踏实实创作言之有物的故事,才会打破国界、打破语言的边界,感动更多观众。”他说。

短剧制作公司听花岛导演杨科南的代表作《家里家外》是微短剧行业迈向精品化的标志性作品。该剧以20世纪80年代川渝地区为背景,讲述了一个重组家庭用包容与爱化解矛盾、守护小家的故事。

杨科南介绍,主创团队放弃了当时微短剧惯用的用激烈冲突和强行反转来博取流量的套路,而是以慢节奏、生活化的方式表现那些“烟火中的美好”。他一度为此忐忑不安,直到作品上线获得众多网友的认可。

“流量和正能量不冲突,好故事一定有最长久、最大的流量。”他说,“在我眼里,小小的竖屏里也能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有正能量的故事。”

关注人间冷暖,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也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雯,主创的新媒体IP“新闻姐”全网粉丝超4200万,位居中国媒体个人IP第一,成为“融媒尖兵标杆”。

她曾连续两个多月跟踪报道救助全身重度烧伤的19岁女孩,见证爱心的奇迹;她曾带队开展融媒行动,走进冰雪哈尔滨、探访在建的世界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记录平凡人的不凡……

“我始终相信,真心、真诚、真实就是最好的传播力,而最美的中国故事,就藏在烟火日常、基层坚守,藏在普通人眼里的光和心底的热爱里。”邹雯说。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曾专访170多位国际政要。她善于从细微处入手,使海外受众立体直观感受中国发展和中国自信。

“国与国的相处,会有博弈,会有起起伏伏,有些区域也有冲突和战争。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光辉,相信全人类共同追寻的价值。通过有温度的对话,我们努力开启跨越山海的情感共鸣。”邹韵说。

广电人与时代、与人民的连接,既体现在镜头前的故事,也深深植根于技术的力量。

作为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化中心一级助理詹永强20多年来亲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超高清的广电技术迭代升级。而一次春节的扶贫慰问经历,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在广西百色隆林各族自治县,他走访了一户住在半山腰的农家。刚进家门,就看见祖孙二人对着电视机笑得开怀。他走近一看,回放综艺节目的4K超高清机顶盒,正是他参与研发的产品。

“看到我们广电的产品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我很有成就感。用我所学到的知识、技术服务老百姓,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值得我奋斗一辈子的。”他说。

## 弥补海外巡演短板 戏曲进校园探索“在地国际化”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白瀛)中国文联、中国剧协6日晚在北京大学联合启动“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项目,通过组织梅花奖获得者走进校园,面向留学生持续开展戏曲演出、专题导赏与实践体验活动,探索戏曲“在地国际化”新模式。

中国文联负责人表示,倡导“在地国际化”,就是要发挥“主场”优势,突破地理区隔,搭建对话平台,探索形成戏曲国际传播的新路径、新模式,以弥补海外巡演成本高、受众零散的短板。

5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邀请了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戏剧机构负责人、艺术专家集中观摩了9部戏曲作品,并围绕戏曲国际传播创新路径开展深度交流,成为戏曲“在地国际化”的先期探索。

据介绍,未来,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将进一步加强与各高校、各院团的紧密合作,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动更多高水平戏曲艺术进校园,满足留学生精神文化需求,让中华戏曲既扎根中国主场又飘香世界舞台。

## 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记者 何晓 谢希瑶)商务部5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

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服务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服务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

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5600.9亿元,同比下降0.7%。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同比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塞自然告字[2026]02号

经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批准,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宗地总面积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保证金(万元)	起始价(万元)	加价幅度(万元/次)
				容积率	建筑系数	绿地率				
G2024-16号	坪桥镇西峡界村	8044㎡(合12.07亩)	工业用地	≥0.066	≥22.69%	≤20%	50年	120	228	1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6年6月10日9时至2026年7月7日16时前到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获取挂牌出让文件,提交书面申请,并向指定账号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竞买条件的,我局将在2026年7月7日17时0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地点为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会议室。

六、挂牌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9时至2026年7月9日11时。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地址:延安市新区瑞金街民投金融大厦B栋二楼

联系电话:15829116666 屈先生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

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6月10日